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三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盡丁亥唐玄宗大寶六年

載凡三十四年

寅甲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刺

左右教坊

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
出入常均未為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置

俗樂又選樂工
禮部侍郎張延壽
宜崇經術開言路
不宜崇經術開言路
不崇經術開言路
優是也乃更置坊
典倡優矣而可乎
為戒况玄宗而大
其非心而防其微
第子隋有法曲其
百教於梨園號皇
居宜春北院尚樸
老子見素抱樸少
汰僧尼役中姚崇

集覽

梨園

汰僧尼役中姚崇
老子見素抱樸少
居宜春北院尚樸
百教於梨園號皇
第子隋有法曲其
其非心而防其微
為戒况玄宗而大
典倡優矣而可乎
優是也乃更置坊
不崇經術開言路
宜崇經術開言路
禮部侍郎張延壽
俗樂又選樂工
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
出入常均未為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置

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茲人使壞正法上從
 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考鑄佛寫經百官之見母與僧
 罪人則道人之所棄而夷狄待之罪人畜之也今不使百官
 與僧尼若使道士往還冠帶而齒於平民乎畜之也今不使
 則齒也若使道士往還冠帶而齒於平民乎畜之也今不使
 如齒也若使道士往還冠帶而齒於平民乎畜之也今不使
 序列於平民也齒於平民乎畜之也今不使
 擊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明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大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忠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能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也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契丹 奏請復置營州
 食不應 崇表賀請書史用從之 崇表賀請書史用從之 崇表賀請書史用從之
 實厥同俄圍北 實厥同俄圍北 實厥同俄圍北 實厥同俄圍北
 二月朔太史奏日 二月朔太史奏日 二月朔太史奏日 二月朔太史奏日

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復置十道按察使 復置十道按察使 復置十道按察使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以徐倫為恭陵令

覽

以徐倫為恭陵令

集覽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

周利貞等十三人

集覽

遠方終身不齒又謂寂寞之地終身勿齒注齒猶錄也

嶠為諸州別駕

集覽

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御史郭震奏彈賊之晦又奏

夏五月罷貞外檢校官

集覽

魏知古罷古知

對曰知古微時臣嘗知之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

才性何如崇瑞知古歸門以問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

司事遣小吏姚崇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崇二子分

等事起不可事亦成義是以至為相請意輕之請知古崇

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

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參軍崇懷慎奏御史言是

本起小吏姚崇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崇二子分

選事遣小吏姚崇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崇二子分

才性何如崇瑞知古歸門以問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

對曰知古微時臣嘗知之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

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紅而請知古崇二子分

因請曰臣子無狀陛下不赦之已幸苟多知古崇二子分

罷為工部尚書竟

官之過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類妻用器彼後推奴州州外養上使同朝愛上之罷父因非

集覽

地位逼也蓋宋王成器乃嫡長當立故曰地逼天子也滕文篇是尚為之充其類也乎又萬章篇充之類也孟子周自李氏解云夫所謂充其類者謂自其小者充之至於大也至於重者謂充之也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以令有司銷毀以所服用其珠玉錦繡街從三品以上聽公錦繡於殿前以織錦繡等物罷之婦人織錦坊司馬公曰明皇奢靡之始故易治人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始故易治人靈藥醫婦命珠翠奇寶因言有終可慎哉又故往師有胡人前年焚珠玉命監察御史楊所求何之異於所焚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始非用今範臣往師有胡人必不能知國大於胡事臣爭利始非用今範臣往師有胡人街馬勒也媚無事臣爭利始非用今範臣往師有胡人船市蠻夷况海舟日金船行以行馬引各慰喻而罷之

薛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軍訥與海商名日杜實密客定

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契丹伏敵正得入寇境難以成虜不可失也行八至漆水山峽中負甲齋糧深入寇境難以成虜不可失也行八至漆水山峽中契丹伏敵正得入寇境難以成虜不可失也行八至漆水山峽中罪於宣道制斬之免訥後唐兵大敗死若什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宋王成器

考異

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八月出宮人

初民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

告中外

告中外

集覽

集覽

臣示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日文以食不為符命小臣之過也而君

宰相實之是悔其君也
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也
今諸州修常平倉法歲終
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
戰於武街大破之吐蕃復
上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多
大潰造至洮水又敗之前
將戰死壞使其子忠嗣爲
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慰
運爲隴右節度大使
立皇子嗣真爲鄭王嗣謙爲皇太子
武正則子重母賢則如
以子爲鄭王嗣謙爲皇太子
在東海郡國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
漢琅邪郡正名本

卯乙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隨散親舊委子不免飢寒
日政事委積懷慎不
姚崇以卿坐鎮雅俗
顧謂紫微舍人齊澣
如管晏更幹曰管晏
之法相復更幹曰管
不之及崇每事推之
罪人爲其僚者愛身
相權媚嫉以賢者功
能容之者與之同
慎與爲謂矣懷
技藝則有疾通書
若已藝則有疾通書
之注皆樂善之至
也監朝堂也
人坐輕故也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
摠管郭虔
賤御史大夫宋璟爲睦州刺史

權為朔川大揔管

初突厥可汗諸部降唐者前萬

餘帳制皆以河南地更之遣薛訥居

除不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捕而

何傷不忍氣崇曰昔楚莊王吞蛇而

得仁德左右見而禍崇請當之

馬張華博物志蛇三而蛇則廢法

又歸而泣其母之問矣故曰吾聞有

為楚也及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置

日朕每讀書有疑無從問可常侍

薦太常卿馬傑素以左藏中常侍

造量更日侍內侍拜之親送迎之

威萬歲孝積贈府西然上可八幾涼咸行鎮將四以訥討突厥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自杭徙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將兵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萬人請

咸州給遞豈宜更募道然儻稽天誅

可許也戰功亦除游擊將軍盧懷慎

西域八國請降

山東大蝗

山東大蝗

除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乃從之

何傷不忍氣崇曰昔楚莊王吞蛇而

得仁德左右見而禍崇請當之

馬張華博物志蛇三而蛇則廢法

又歸而泣其母之問矣故曰吾聞有

為楚也及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置

日朕每讀書有疑無從問可常侍

薦太常卿馬傑素以左藏中常侍

造量更日侍內侍拜之親送迎之

威萬歲孝積贈府西然上可八幾涼咸行鎮將四以訥討突厥

或作枝誤也拔汗那注見西都景龍門二冬十一月賤

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

臺可廢矣上憲命傑視事賊日知為歙縣丞

曰恐喝相與通音許昌反陽此初政以秦權郡為丹陽而州陽

改徽州治歙縣置歙州反宋陽此初政以秦權郡為丹陽而州陽

宗以言為戒則奉公賤職請者皆謂即官謗傷恐後來左右承

刑而舉乃除冀州何集覽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道經略大使突騎施部將蘇祿為金方

也受廢職之大罰以突騎施部將蘇祿為金方

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王孫昕

樂不協於里巷伺而歐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

以謝百僚胡氏曰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

諸公矣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於死玄宗以重刑加

於廢殺故幾者動以郾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

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

若水為汴州刺史

使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嘗謂

之謂官屬曰班生此何異登仙上嘗謂

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中至煩擾若不

鳥乎上手謝集覽有鷓鴣音文晴郭璞曰

淮賦云鷓鴣音邪而逐水鳥五色小於鴨

東復大蝗乃山東蝗復起姚崇若命捕之

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古之崇若

不勝妖今日無德致然不勝德古之崇若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監或言於上曰平陽潛號曰漢

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體泉令餘二百人不
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李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
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稱前職高宗之後出馬載
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馬裴後有盧李夏

六月太上皇崩○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厥默啜比擊後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
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

走之卒也名頡頏貞觀元年拔野古之嘉稱將者官稱也
其官而稱子焉後靈蓋改授郎將回紇注見太宗貞觀元

年同羅注同上雷注同上僕固注同上闕特勒突厥俗稱
子闕名也○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命薛訥等追討之○突厥降戶叛

乃言是畜養使為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願集兵眾徙之

內北漸變舊俗皆成胡方大德管一時暫勞然永父安靖疏奏
未報擊破之單于副都護張乃得還上以其備為虜所擒將
郭知運激擊破之唐主英武而舉一毗伽又未敢築城立寺
謀入寇息養數年始不可觀變而舉一毗伽又未敢築城立寺
集且當息養數年始不可觀變而舉一毗伽又未敢築城立寺
職隨逐水草射獵為業人皆唐之習武疆則進兵與築城立寺
也若變舊俗必為所滅釋老崇也乃教止人
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教止人
卒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以
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帝富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
政太廟此特諛無臣量言隋文帝下富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
立太廟此特諛無臣量言隋文帝下富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
上弗聽遂幸東都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固如君之惡其
罪大矣唐有天下不其逢也其朝而矣因隋臣以道非事君固
是見唐有天下不其逢也其朝而矣因隋臣以道非事君固
營繕甚眾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使官能幾何哉○陛下過
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尹及知民受其弊上環曰陛下命釋之
巡幸今罪以此而二臣言臣恐將來臣民受其弊上環曰陛下
曰陛下今罪以此而二臣言臣恐將來臣民受其弊上環曰陛下
罪朝堂而後之考異行幸東都如幸二月復置營州契
舟內附具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
城使慶禮築之旬而畢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
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繁
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月放大常卿姜皎歸田
遇特厚出入計內至後如連榻宴飲西漢諸將以皎權寵太
甚非所出安之德封如保下制曰西漢諸將以皎權寵太
全南陽故人以德封如保下制曰西漢諸將以皎權寵太
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保下制曰西漢諸將以皎權寵太
不除乃耕於富春山
以張

貞為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

以明堂為乾元殿

於并州集
兵制密迹宮掖人神雜擾復以為乾
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園
名禮書不尚重味故食言大饗即禮
九月復舊官名
史官隋宰相入侍羣臣對仗

奏事
自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而奏事御史彈為百官服及許敬宗密奏
遠官多後以法候其下諫官史皆隨以
武多後以法候其下諫官史皆隨以
是密者皆令對仗奏宋璟欲復貞觀之
聞文官自依故事聞人論荒中不獸名
人為閣則法者服之故名法則作不獸
為展如鐵柱者服之故名法則作不獸
司馬相如鐵柱者服之故名法則作不獸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二月復置營州

秋七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人惡錢謂鉛太府及府不售之物可充官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正命用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人惡錢謂鉛太府及府不售之物可充官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正命用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人惡錢謂鉛太府及府不售之物可充官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正命用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

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夏四月救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一月行鄉飲酒禮飲酒禮

郭仙舟為道士河南參軍鄭銑朱揚承郭仙舟投壓

飲酒禮飲酒禮

安其條與樂飲飲酒禮

賓年為安其條與樂飲飲酒禮

皆州賓年為安其條與樂飲飲酒禮

為皆州賓年為安其條與樂飲飲酒禮

謫孫平子為都城尉伊闕人孫平子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

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始加賦以
黨正蜡祭飲酒也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也
給官俸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
常賦之外徵有所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
加以蕃奉表請和乞男甥魏署誓以李邕鄭勉為遠

和文及蕃奉表請和乞男甥魏署誓以李邕鄭勉為遠

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必至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
政體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開於
出塞隋置渝州案陝州秦將白起攻楚燒
夷陵即其地周以居三峽之口因為峽州

七年夏四月朔八王仁皎卒

仁皎後父也其子駙
馬都尉守一請用寶
蘇頌以為準令一
寶太尉墳議者頗
尚豈可復踵為之
耳上說曰朕每欲
陪陵陪侍也陪葬
於君后之陵墓者

五月朔日食

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也君
遠至誠以行之不除福慝所謂修德也君
推至誠以行之不除福慝所謂修德也君
必數下制書也

或曰浮者如物之謂所言過於所實也秋八月救五服

並從禮傳

冰議教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無量是履
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數曰聖人也俗則天改服三年高宗
情禮所一以明尊卑與我欽也俗則天改服三年高宗
服齊衰三年厭降之禮厭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
年反又刑厭降之禮厭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

於而豈反九月徙宋王憲為志學王

之是以餘食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
今是以餘食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
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申庚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

仁琛尋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注是後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
檢勳請無負官犯請依資稍優以懿親之故固應不徵假官資然
自先朝集御封官璟奏嗣先以絕望將吏部知悉付御史臺
之先是以朝集御封官璟奏嗣先以絕望將吏部知悉付御史臺
勒還以奉相怨之者會又疾負罪而妄訴不還吏部知悉付御史臺
出對曰人多相怨之者會又疾負罪而妄訴不還吏部知悉付御史臺
尤甚以繫獄故不處分又問何故上對曰負冤者於上問惡錢
路於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心以爲然時江准間惡錢
惡幸相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錢禁而惡錢復行矣胡氏曰
楊思勳何也宗外雖重使爲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非
故難而復用宋璟宿憾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其於君子
必也張九齡手乃可相蘇頌東注大明御東漢馬融也安得齊名
與上同曰大而語矣臨義事尚義臨御東漢馬融也安得齊名
宗時公曰捷好也臨義事尚義臨御東漢馬融也安得齊名
封官錢三不出正則依別除官斜封請受賦雖暑沽藏
獲用錢三不出正則依別除官斜封請受賦雖暑沽藏

行謂之正敕玄宗覽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奏
魁狀之正敕玄宗覽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奏
異經南之方有人長三尺身名早母中傷中竹仲反陰
射中見之也戰國大早赤也中於一矣注猶以源乾耀張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無事無夏五月
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爲忠用之

嘉貞同平章事 ○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
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

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又之士
於是大出者百餘人嘉貞與論政事四類招權時人語曰
公四後苗 集覽 反姓也 六月溼穀溢 二千八百
呂崔負 集覽 反姓也 六月溼穀溢 二千八百

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磨 居突厥降戶散
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勻
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
難信持節即其部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

難信持節即其部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
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
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勻
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磨 居突厥降戶散

馬必不畏刺此吾劫安死
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死
虛已於新州

州離其昏上待相範如故謂左王不使與羣臣交結
但趨競之徒疆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月突厥寇涼州

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請而不好利得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
相及目不相悅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嘉貞不相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而取契丹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奚契丹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家千將死戰未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北庭因將死戰未拔悉密果發兵出喜而先至與張

由是將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如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
帳虜俗於帳前立纛為牙帳故曰牙帳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二月
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乾曜贊成之救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
各人分欲過期不聽百首請徒免州六年賦調使奏置勸農判官

州縣承風勞擾其數或以實戶程尉客凡得戶八上疏言餘萬田
亦如突厥遣使求和

信涼冠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安逸賜書諭
甘涼冠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安逸賜書諭

若共保邊疆亦有不無煩使者徒爾往來
縣令舉縣官五品以上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四府京兆河南中太原也六月罷中都
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當謂何憂不治

也州胡康待賓反王駿等擒斬之
同反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峻太僕卿

張夷首長腰斬之先是大使張說與大破之通謀攻銀城連谷

集覽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冬十月流裴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胡眾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
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
奏置麟州以集覽阿史那獻其名也九月朔日食

○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峻為梓州刺史待賓

詔有餘力請救知運還未報知運與王峻討之峻言朔方兵
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協峻
令為賣已清淨慈叛遂坐賤梁文獻公姚崇卒

周興經像以清淨慈叛遂坐賤梁文獻公姚崇卒
周興經像以清淨慈叛遂坐賤梁文獻公姚崇卒

隴右節度大使君與與郭知運皆以勇著名為虜
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奭為河西

新作集覽略以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天寶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

行

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在怨死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後說陰
於集覽造新曆及黃道遊儀集覽

後不効上命僧一行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城峒測日晷及極星
屢至日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城峒測日晷及極星

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八分南極至四尺八寸
一尺長七寸五分極高四寸四分南極至四尺八寸

步九分七寸五分極高四寸四分南極至四尺八寸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集覽

儀道遊儀集覽

分古所謂旋儀也案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機表裏三
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
四遊儀四遊者以東西南北宮復姓說各州也河南北平河
衡下洛州也傳玄宗改河南宮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
南是日洛州也樞要云日景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
縣是日洛州也樞要云日景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
短則表影長極星是為北辰其日影有五畧長則表影短畧
窮三光迭影長極星是為北辰其日影有五畧長則表影短畧
地中日今自差許多古不後漢陽城見泰二世元年中天運大
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二年郎州本代地周宣帝置郡閩中縣
也唐改閩州在利州東路南交州本代地周宣帝置郡閩中縣
蜀上郡屬飛狐縣在利州東路南交州本代地周宣帝置郡閩中縣
政廣州屬飛狐縣在利州東路南交州本代地周宣帝置郡閩中縣
見治安不見兵起正義曰老人星在官書南極老人星為
人不見壽長之應也其下衆星古未名者丙春分之日南極
史云乃渾天家以為常波地中者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幸東都此句如漏 夏四
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 領
等六州二軍二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宰相
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夫宰相曰宰相

官之首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 **五月伊汝水溢**
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
漂溺數 **六月博州河決**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
千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相功宗德
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明皇始為九
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唐制何所取乎 **秋安南**
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秋安南**
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杖秘書監姜皎流
之欽州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
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
妄相占候杖而流之卒於道救宗成自非至親無得往還
得出入百戶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
之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求救于嵩嵩遣副使張
是累禮將蕃漢步騎四倍道合擊忙小勃律西域國去張
不取禮將蕃漢步騎四倍道合擊忙小勃律西域國去張
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
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
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

兵農之
分自張
說始

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
無疆寇奏罷二帥首以自衛及役使營私乃從之已若
禦敵制勝不情將多擁冗卒自弱逃亡軍六而免其家不
始募
兵充宿衛免初諸衛府兵貧弱逃亡軍六而免其家不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府兵貧弱逃亡軍六而免其家不
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萬分隸諸衛更番上
而無養兵之分自此始矣日兵十萬分隸諸衛更番上
兵者既分卒不能復其法寢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
及其法未流亦未嘗無弊則救之者舉其編制以補其弊而
亂也其法廢之而私軍府以統軍車騎兩將後太宗更統
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計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
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閔內二百六十
一皆隸諸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閔內二百六十
百人爲下不問色役七制作簡猶省也色役謂
諸色雜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爲明堂○十一月
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來穆公

主適王鈞

卒以驕敗柰何以行諫曰公武后下嫁資送一如太平公主故事
爲法乎上上據此之以考異鈞求穆公肅以字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

州爲太原府置北都○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

平會嘉貞弟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
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
貞請杖之說曰廣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相
蓋士亦可殺不說曰厚刑不歸北邊聞姜皎杖不可於朝堂
前失時深然爲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
此言非時來則先乃爲天大下皆謂說曰嘉貞無以應矣
祭后
士于汾陰漢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雖上有
農祈穀集覽武元鼎四年見漢
賤王同慶爲贛尉爲

集覽

武元鼎四年見漢

賤王同慶爲贛尉爲

集覽

贛尉音紺如溥曰音感章貢一水

立合南流漢康郡隋置立州宋改贛州以張說兼中書令○

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至西京○夏四月

以王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五月置

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聚文李之士或修書或侍講

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

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輝典籍所益者

大所損者微陸子秋八月敕州縣安集逃戶

括逃人慮成煩擾且令所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

帝為勳祖光冬始置長從宿衛

宿衛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

漢扶風郡唐改蒲州今秦州是同漢馮翊郡魏改同州岐

十一月敗王峻為蘄州刺史○改政事堂為中

書門下張詠奏改之列五房

十一年春二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初監

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之金暹固辭左右曰

君寄身異域不直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

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夏五月停按察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制聽田隨宜收稅母

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

為諸州刺史張說引崔東早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

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

見事乃無失侍郎而巳

同說因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潭行璋

是出之思勗為招討使廢皇后王氏

擊擒之故有是命后元守一以名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

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元守一以名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

南一賜死發后尋卒後集覽

融為御史中丞融為御史中丞

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進入宮由是寵議者多言頗

以歲終所請籍數身悉進入宮由是寵議者多言頗

擾上今百察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揚場獨
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
所出爲華州刺史未
籍外括出者爲羨
田皆民所隱匿者
封禪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

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
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宿衛爲曠騎

射騎其法十人爲一火五火爲一衛六衛爲一軍
番頭習弩射十人爲一火五火爲一衛六衛爲一軍
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
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
中京城警監門掌其諸門禁衛而配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
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尊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
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有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
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選諸司長官爲諸州
刺史相上自百官選諸司長官有書十韻詩賜之左

宿衛爲曠騎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
刺史相上自百官選諸司長官有書十韻詩賜之左

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張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以濟官子孫○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
上與中書

記有年救自今州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水運渾天
縣母得更奏祥瑞自轉書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
注水激輪令其自淹速合度置木價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
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度置木價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
浪擊鍾機械皆藏中擊鼓每度置木價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
官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
前代玉滌之文何秘耳乃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
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祭皇地祇
於社首又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仕起入五
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事禮畢推恩往仕起入五
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無後心未
彰方降詔音不奏祥瑞其意亦尚矣張說無後心未
封以啓驕怠之源忠賢安君則夫福非可求而明皇自謂吾
蒼生祈福者則亦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取之節力
役而民力所謂福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路乎仁壽之域此
在夕至又行與不行之萬萬騎耳苟能行之則善生之福朝祈
而宗廟德二年漢武帝元封元年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高以王

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於赤岸澤徒之際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
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以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順副之至是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為羣望之如雲錦加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仁儉率之外
無佗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
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以重擾則不足告成朕常實
之也自舉酒賜之由是立為尚書左丞知河為散騎侍郎
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立為尚書左丞知河為散騎侍郎
耀卿為定集覽生曰率疏云牛羊豕豕為性熟曰饗醒曰
成功告天十一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為十銓親
日告成天十一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為十銓親

決試判

將畢遽召入禁中決不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
表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事乎上雖不問即從明年復故
道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錢穀之事乎上雖不問即從明年復故
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錢穀之事乎上雖不問即從明年復故

集

覽 不對錢穀漢文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不問闕死漢宣時丞相丙吉出見闕死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

同或末折衷望與學 集覽 兩書不同 太宗貞觀間詔房玄齡等脩纂吉禮六十一篇高宗顯慶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高宗顯慶四篇詔長孫無忌等增為二百三十一卷故曰兩書不同

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相 張說罷 召

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

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於納賂救源乾

擢等於御史臺韓之專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

言說首垢面席禁待罪之意然但罷中書令 集覽 如蓬亂而不

通武帝普 岐王範卒贈文惠文太子 君之貳將以

為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為法也 五月戶部奏今年歲

戶口之數 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 秋七

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

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 見 黑水靺鞨

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渤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

我告而請吏於唐是必為唐謀攻我也 遣其弟門藝將兵

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表請殺之此云國之勢也武

藝疆遣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表請殺之此云國之勢也武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于青海

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

日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

集覽

黑水靺鞨北有城在其西南名黑山在

集覽

大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黑山在

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
君必不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莫歎服而無謀常思僥倖
焚掠而歸君莫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乘水而度甘州
其後左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莫以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集覽河西甘肅漢張掖郡涼本漢武威郡河本漢金城郡郡俱在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各而巳及
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主乘輿所幸

院之別集覽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綵集覽秋七月冀州河溢○許文

憲公蘇頌卒考異許文憲公蘇頌九月吐蕃陷瓜

州吐蕃攻陷瓜州集覽吐蕃而竟不取兵將軍志勇許國句不

望蕃而竟不取兵將軍志勇許國句不

吐蕃而竟不取兵將軍志勇許國句不

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取然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莫

君莫歎服而無謀常思僥倖

突厥遣使入貢集覽冬十月帝還西京

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練帛數

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耗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集覽特王君莫新敗河

為判官與君莫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

為瓜州刺史以才幹為君莫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以敗走守珪乃修復蕃城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朝廷嘉其功

其國云與中國通謀集覽幹幹本築牆所立兩木幹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集覽嶺

獠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其面或擲去頭皮蠻夷憚之

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擲去頭皮蠻夷憚之

宇文融充九河使

事多不就陸運至陝先是以待水便其水運一斛得八斗為成陸

于祁連城

○冬十一月以蕭嵩同平章事○十月

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

王禕攻吐蕃

拔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

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

歲母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珣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

道業之士不如多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

若大指出身人太難知則應孤絕句或奏主司帖試明經不

求大指專取今難知則應孤絕句或奏主司帖試明經不

各月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又置九品自太師始錄事及五省

後又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又置九品自太師始錄事及五省

常饗不異請序昭穆從之

巴巴

夏四月禘于太廟

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

集覽

五年禘見漢平帝元始

後主建興十五年五月復置按察使○杜暹李元紘

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

中書令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

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父母劬勞之

國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

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私賣銅鉛錫

州刺史賤字文融為汝

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

安王諱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諱聞之先

思之會財利以取告融融入上怒融坐貶事坐而流巖州道卒然

是後言者皆相之以取集覽

古曰言不冬十月朔日食不盡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

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

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樓邀其

勝去處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

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於下位有出身二人之能年不得祿者

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集覽

為一也選聚集而能劇注也如天寶二年歲未定集者以萬計是

已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師十八

摠管討奚契丹李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

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

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弒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

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由先副之帥十入摠

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洛水溢弱千家冬十月吐蕃

遣使入貢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

吾書恃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

吏得此治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

弊非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懷資普相約結使由茲

利臣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

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其大

臣應王族皆稱論不言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以實論之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不止於此幾於

免者乎然則姦猾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幸

安得乎然則姦猾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幸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附之輕濤客上仲姦女上問何須毛仲頰首謝曰臣萬幸已

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請之日中環乃至先執

酒西向拜謝飲不盡相與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

言篤如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且毛仲小兒龍

過生於上曰福順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且毛仲小兒龍

失察交構將相離間法君臣皆貶求兵部尚書不得快

是順倚其勢多為不問法君臣皆貶求兵部尚書不得快

揚思勗高力士者千緡京師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

官大盛不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上大怒曰昔誅韋氏

庚

集覽

達官也顏真卿傳諸司長官者

戰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參半參舍含反三相參曰參猶
言太半也此門奴官唐分定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宦
寺不任以事惟奴官廷以詩書賜吐蕃求毛詩春秋稱公主
內字掃除故稱奴官廷以詩書賜吐蕃求毛詩春秋稱公主
正與况吐蕃國之冠今漢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
非詩書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
以詩書語不出忠信禮義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
皆從書出也遂與之禮義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百盡三
考異 官側上躬耕於興慶宮側 二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
禮配馬亭公曰古名經緯天地之謂文戲定禍亂之謂武自孔子
兼斯二者而解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乎自命生民以來未石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
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誠莫
不在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誠莫
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 集覽 有發發謂
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冬十一月幸
莊子狙相高各尚權謀也揚子問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猶
之家也狙言公朝二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計

東都

考異

幸東都此上亦漏

殺雋

光都督張審素

壬申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

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

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晁此言於含章曰二虜剽賊
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
戰大敗承晁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帳來降禕乃引兵
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
還 集覽 可突干奚國酋長姓李名詩瑣高

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秋八月朔日食

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救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李士刊定五禮說

母齊哀三年從之至是 集覽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家

無二尊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冬十
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為母服三年故曰上尊元救

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初蕭嵩奏

以來年毅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百
八百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
二百六十六萬考異十二月還西京按凡例還宮間無異

二一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不克初勃

州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發幽

覽文帝開皇十八年武藝注見隋三月裴光庭卒太常

蕭高言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立讓於韓休

意韓休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數曰不

舊何休不遂言終上或宴樂左右曰韓休有過差輒謂左右曰

稷既非為身也亦有供奉侏儒黃臚上常慙之安吾用休為

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歸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掖之

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無章奏汝亦無憂有

頃京兆奏其狀上集覽為直峭本贊曰隋首七峽也供奉侏

儒黃臚反記樂記及優侏儒左傳我君小子侏儒是使閏

月幽州副摠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夏六

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制而有司

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謹行之是時官自三千四百一十萬六

千六百八十八十六負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萬六

其多不可勝紀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

宋璟致仕歸東都○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

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休數與嵩爭論於

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
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安能自遂因泣
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胡氏曰宰相九齡居母喪
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
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於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
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

焉其義而釋齊於嚴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
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
力九齡於是乎失止矣春秋集覽帝求昌元年無所避焉元
責備賢者是以君惜之集覽帝求昌元年無所避焉元
苦次本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爲覆席女喪次也者注見同上
倚廬室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爲覆席女喪次也者注見同上
河東道北隴右山南東西劔南淮南江西南東西黔中嶺南
凡十道各置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集覽京畿都畿治
須報可自餘聽使便且從事先行後聞集覽京畿都畿治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六條以揚慎矜知太府出
納是揚政道之崇禮爲大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其
者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
估錢轉市輕貨集覽所輸布帛有清污穿破者皆下本州機折
徵調始繁矣

戊甲

二十一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二月秦州地震壓死四千人餘人夏五月以裴耀

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人稟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若稅銅折役計
估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
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役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
秩曰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後於富富者益富而
必也上乃止秩孔玄子也林甫柔伎多狡對常稱結宦
官武惠妃寵後宮生動靜無不周知由是每奏對乃因
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壽王太子妃德之陰爲內助
芟麥於苑中此種麥苑中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

運使置河口輪場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

難耳考異中上當帝初上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
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臣聞
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前猶不能給故使陞下數冒寒
瞻今用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
署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
中則關中有人數年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人不至彼
漕所則關中有人數年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人不至彼

米而官自載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若
 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以耀卿為江
 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拓崖倉三
 置集津倉西置鹽倉東置嘉倉八里以避三門之
 舟運江准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入渭輸關中凡三
 兩斛倉及太原倉自江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
 含嘉倉及太原倉自江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
 百萬斛省就車錢三何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
 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覽門山名在鄭州武牢三陸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
 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
 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厚賜遣歸後卒
 解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其輕如空衣然以為尸
 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其輕如空衣然以為尸
 也又注見秦始皇尸入棺其輕如空衣然以為尸
 二又注見秦始皇尸入棺其輕如空衣然以為尸
 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幽州節度
 時可突干連
 年為邊患守
 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
 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

之牙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功欲以
 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
 相張九齡曰宰相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君之所
 而不可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君之所
 司也守珪纒破契丹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之乃以守珪纒破契丹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集覽牙官左傳成狄人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人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人
 所司也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德為民
 國信也奚或解云奚突厥也梅錄突厥別部之號
 突厥也奚或解云奚突厥也梅錄突厥別部之號
 大子臣梅錄奚或解云奚突厥也梅錄突厥別部之號
 死子臣梅錄奚或解云奚突厥也梅錄突厥別部之號
 異可突厥殺其毗伽可汗置病坊
 禁京城以稟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上耕籍田九
 各率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上日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百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上日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百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各率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上日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百皆衣文繡曾山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

質樸士大 **集覽**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

也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

羽委 **考異** 實耕籍田御樓字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

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

幼坐流嶺表尋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二子瑄瑒皆

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裴耀卿李林甫以

壞法不可上加然宵張九齡亦欲活之法耀卿李林甫以

杖殺之士民非狗孝之乃下救亦國家設法限期於止殺各伸為

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 **命**報之其失在道不滅絕于天理淪

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 **命**報之其失在道不滅絕于天理淪

放之可爾若直人殺之命不勸亦頗乎 **集覽** 宗貞觀七年刑赦

人而當張氏二直人殺之命不勸亦頗乎 **集覽** 宗貞觀七年刑赦

頗之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實封

公之主至五千戶 **率**以七丁 **薄**元以來百姓租賦非我所有

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公而身多戶且欲使之

知儉嗇耳至是以 **集覽** 莫若高節尚貧也洽國當愛惜民財

戶於至是諸公主 **集覽** 莫若高節尚貧也洽國當愛惜民財

皆加至千戶 **昭**元為奢泰 **昭**元為奢泰 **昭**元為奢泰

丙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

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俟進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

止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手破之 **一**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

瑛 **忠**諸皇子皆更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

貞外郎掌貢舉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

貞外郎掌貢舉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

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詩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殺我其才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杜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母再適安昌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點善揣亦情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徐之以賜名思明胡氏曰禍福係乎食與不食則死不明食則賢相內無聖人必修則生事其死乎命曰我不食則人知事明皇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幾來之軍其罪應誅九玄宗得祖不殺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來之軍其罪應誅九耳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王人者皆賢而復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復諫養奸安得

葉覽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乃斬隊長以徇之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勸已去矣後果叛黨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復諫養奸安得

血烏訛祭本器通陰也易舅則不禮之紀可而守斬曰九各
毛獸以工名師也底文繫母聖除喪彝廢同不八年皆家姨實以加
注之政侯坎廷當忽本故得接子為定以情矣孝旨麻道皆新蔓
所肉為暉侯所御然義神全事抑先禮周所務若外夫古所加貳月從也
以釁空依吳作御淮在曰無方宜情王服之制負猶者外夫古所加貳月從也
於血而造樂解之也陽之無妙作麻例行即道揚之件昌祭日其叙庸可也舅黨比曰禽之道也
於太茹之韻解音題疾所護又無則缺叔人昌日昔子庸可也舅黨比曰禽之道也
古其薦音題疾所護又無則缺叔人昌日昔子庸可也舅黨比曰禽之道也
也毛記禮以漢武樂太在除附泥日神以集覽除之喪儀謂服不願
酒聖運以漢武樂太在除附泥日神以集覽除之喪儀謂服不願
之有篇二滅南之宗貞觀二泥去聲是方無於神
奠作昔人越祠太劭風俗通曰樂
記然後先侯故名太一風俗通曰樂
禮脩王未名太一風俗通曰樂
運脩王未名太一風俗通曰樂
篇火未名太一風俗通曰樂
玄之有侯后土通曰樂
酒利火侯后土通曰樂
以薦化後土通曰樂
祭其食語令曰樂

注之玄尚質井中水也皇侃曰太古猶未有用酒而始之祭但酌水
廟禮饌詩清也至晚壯維有酒太古猶未有用酒而始之祭但酌水
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謂登階酌酒於廟也又禮
朱絃而疏越有遺音在廟謂登階酌酒於廟也又禮
連篇玄酒在室醴醴音在廟謂登階酌酒於廟也又禮
備其鼎俎列其醴醴音在廟謂登階酌酒於廟也又禮
先祖是謂承天之道或注見漢元帝建禮儀具祝嘏於廟因於古及神免
義也園寢上承天之禮或注見漢元帝建禮儀具祝嘏於廟因於古及神免
音問也園寢上承天之禮或注見漢元帝建禮儀具祝嘏於廟因於古及神免
居肉袒之體也篇或注見漢元帝建禮儀具祝嘏於廟因於古及神免
者無所服也禮也篇或注見漢元帝建禮儀具祝嘏於廟因於古及神免
身無寸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廣一不杖也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子總不杖也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有謂左袒也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頂中謂左袒也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有謂左袒也者敢冠為子之冠也總以者何也曰廟園至下及神免
而弗除喪而於除也子縮子路曰吾寡兄弟喪而弗忍也孔
子弗先王制禮曰何除也子縮子路曰吾寡兄弟喪而弗忍也孔
皆弗忍也子制禮曰何除也子縮子路曰吾寡兄弟喪而弗忍也孔

盥錄
容千也
以秋節
人自照
見皆凶
乃鏡
九前
世以興
廢之鏡
源為照
見五形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

錄上謂之千秋金鑑冬十月帝還西京先是教以京會

宮中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下東

請侯仲冬李林甫幸何更擇時使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

而巳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

於廳事而去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勣

隴西縣公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張九齡曰不可

尚書古之仙客本河湟使以功爵所賞勤賜之金帛可也

則器械乃常封可耳乎不封爵所以勤賜之也

土封之恐非其官上達大體上林甫曰仙客實封何有

於尚書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仙客寒微如知有

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仙客寒微如知有

臺閣典司詰命有年矣仙客言曰苟有三百戶胡氏曰

之用恐不愜眾望乃賜仙客食實封三百戶胡氏曰

方相張九齡居位不苟就其重利使去就從違之可重

故釋之君位不苟就其重利使去就從違之可重

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

來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

判言獨立無與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勣同三品

河湟使典河湟二州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

見德宗貞元夏四月殺監察使史周子諒張九

齡為荊州長史子諒諒於殺庭總而後蘇仍故之朝堂流

襄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親為之

獨此也始抑外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

寵極奢後求長生沈沈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感乃

表云廣南化外所陷其心故也交吐東北唐太宗廢太

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而殺之楊河又諸太子鄂王

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能預上召

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瑒皆好李

有人才皆惜死不以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濟於古州

賊當死上命赦之流古州方相殺之流日決杖贖

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答事頗為守止可苑之徒歸不當

上從之募丁壯長充邊軍下量軍鎮開劇利害審計

兵防定額募丁壯長充邊軍下量軍鎮開劇利害審計

逃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詔選宗子補官○秋七

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

仙客幽國公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巢其樹於是日殺三子而宰相賀上歸功宰相賞議諛得志天

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賀上歸功宰相賞議諛得志天

無滅矣能行和糴法停江淮運地租營田皆不能贍

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開中救以穀賤傷

農命增時價計二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

江准運租自是開中蓄積矣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

平文貞公宋璟卒考異璟卒此誤書謚十一月惠

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如如收止之或上言武氏乃不

戴天之麟豈可以為國母且如既貞順皇后考異氏薨據

大曆十年書貴妃獨孤復以明堂為乾元殿命命將

寅

一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

祠祭使

世必用幣所或以交焚紙好鬼類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祈禱

然神而果神也夫豈可廢幣帛而不用者楮泉是以為禮非利之也後

之用者不亦悲乎革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又安用事也雖

皇隱曰錢本名泉丑呂貨之流如泉也紙寓錢為鬼事明

里皆置且學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

我何意復力士曰非以君未定邪遂定與將受冊命儀

注有中讓外辦及降易步而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

至是滯中嚴改辦不武如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

見太子瑛至是璵難由武如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

明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忠王瑛無以逃其過矣

明皇之情義至厚言從之計行於忠王瑛無以逃其過矣

儀禮之考異立忠王璵為太子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見衆樂為用

尚唐公主突厥心酋長莫賀咄火仙可汗大以臣其

由是蘇祿子賀咄火仙可汗大以臣其

莫賀咄火仙可汗大以臣其

其可汗蘇祿秋九月朔日食○賊王粲為高要尉

節度使王粲為高要尉

集覽

集覽

冊南詔為雲南王

考異

集覽

集覽

冬十月作

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千為可... 口之數 戶八萬三千六百一十... 是歲戶

巳辛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奏制曰承前錢穀皆待

於夢玄元皇帝云吾儂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

政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資之良弼明皇怠於庶

亦其誠之神仙感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庶

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 初登利可汗從叔二人分典兵

誘右殺斬之自將其眾左殺則命特勒攻殺利殺之骨出

葉護自為可汗其眾左殺則命特勒攻殺利殺之骨出

拔悉密等部落 集覽 反骨出名也 葉護注見陳後主禎明

元 考異 突厥殺其登利 洛水溢 溺死者 八月以安

祿山為營州都督 右祿山傾巧善事人皆厚賂之由是

營州益以爲賢又賂軍使胡氏曰以貞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

惟君不子不貨利而取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臨之門自塞矣

寡欲不入宇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爲利爲其生

實交結左右孟了君寡國而猶不止也 集覽 機巧也 反冬

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

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唐太伯常各不許以

集覽 名昌有聖瑞太伯長子曰太伯少曰季歷以傳昌乃亡

吐蕃陷石堡城 考異 天薨當作卒 十一月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 爲平盧節度使 時

年壬

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
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廣運潭成加韋

堅左散騎常侍
聚江淮運船抵死東望春樓下為潭以
新置宴竟日而罷加各堅常侍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堅以
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各堅常侍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堅以
卒藍田賞有差賜其羣各廣運使
縣藍田賞有差賜其羣各廣運使
也時貴歲荒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珍羞
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之產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海賊寇台州遣

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

度使
河北魏州使裴建侯稱祿山公直
寬亦順首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
李林甫裴夏

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于更立骨咄

祿為可汗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

仁可汗
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

其左廄十一部會回紇葛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

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擄突厥故地

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蜜葛邏祿九十一部各置

都督每戰則以九月以揚慎矜為御史中丞
以初慎

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

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

已復以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書裴寬尚

為中丞以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書裴寬尚

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
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

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
復乃賂女官揚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勝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
太清宮太廟上所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臣曰朕於官
中為壇為百姓祈福

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長又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長又煉

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
而君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
也回紇懷仁可汗死回紇懷仁
然回紇斤地愈廣盡有突厥故
懷仁卒子磨延廢立號葛勒可
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上卒不
軍中日夜思戰志剛多遣間諜
有悉置城堡兩道節制自朔方
帥皆及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
貴妃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
真更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
馬也贈其父文琰為尚書子
兄也解不亭無行爲給仲通
爲采訪使李林甫必見危聞揚
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揚

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以持重安邊力務常曰大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
以持重安邊力務常曰大
以持重安邊力務常曰大

八月以揚太真爲
八月以揚太真爲
八月以揚太真爲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爲獨上所厚

專用神符瑞媚於上李林甫
刻乃出林甫奏令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
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諸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朔

日食 ○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故有是教自是左
降官多不全矣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二品以

王翼為戶部侍郎
翼為戶部侍郎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
翼送歸婦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男勿喜致之嘗以妬悍不
門而入後復以件百遺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
愛宮中一席復以件百遺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
遣中使賜以母弟前使弟而金玉珍玩皆陛下亦下
賜惟髮者父母母弟前使弟而金玉珍玩皆陛下亦下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深益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太子長壽其長女為勣妻勣性任諫好功名喜結交豪俊
勣南令言温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救死太子亦與

良崧為集覽
良崧為集覽
庶人掌傳令調過失贊禮儀飛語猶言飛狀注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年見開元十七年亦指也指斥深瀆有言之也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所過殺遷者羅希奭所經過
坐遷謫者盡殺之綱典主漕運案崖之吏除絞斬條
上慕

嶺南其有司率杖殺之流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服下為嫁母三載嫁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

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具名聞奏既而汚濁聖聽乃今郡縣精加其藝惡上皆詣京師

賢乃以野無遺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
外若癖直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詢其在廷指趣

歲獻俘虜雜畜音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廷指趣
應對敏給籍以詆諆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

其大乃爾對曰更玩餘物祿山曰太向日臣愚曰此命見太
子朕下秋不拜左後代朕君沙者得已然後拜設金雞得信

也朕下秋不拜左後代朕君沙者得已然後拜設金雞得信
有陛下一人萬歲後乃更君沙者得已然後拜設金雞得信

然益愛之請為命揚兒上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拜貴如
入建中因請為命揚兒上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拜貴如

問何故對曰胡人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
先母而後父上悅

度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
忠嗣先期而往託以禦寇築雉武城請忠嗣必反冬十月

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
考異泉如驪山溫泉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
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指洛之無能
翰為忠嗣所重每歲檣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

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
是固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

所云不請行兵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蓋延光請欲李光弼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之得已奉詔

盡如其所請行兵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光之功雖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

授之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去

禍至... 幸相... 百步... 知步... 引其... 故謂... 疾擊... 武擊... 二擊...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餘國... 度使... 山如... 慶如... 關盡... 主而... 官任... 格如... 幸相... 皆以... 德度... 乎林... 不樂... 日過... 數人... 上如... 此將... 若之... 何先... 是常... 集覽... 義到... 軸車... 陶瓦... 所也... 以中... 用者... 也鈞... 皆在... 物之... 要均... 者之... 集覽... 義到... 軸車... 陶瓦... 所也... 以中... 用者... 也鈞... 皆在... 物之... 要均... 者之...

為使... 餘年... 客始... 欲始... 當矢... 無用... 始下... 天用... 位之... 所以... 所不... 至哉... 傳第... 不第... 注見... 為使... 餘年... 客始... 欲始... 當矢... 無用... 始下... 天用... 位之... 所以... 所不... 至哉... 傳第... 不第... 注見... 集覽... 義到... 軸車... 陶瓦... 所也... 以中... 用者... 也鈞... 皆在... 物之... 要均... 者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三

國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small header at the top right.

